

就等铜匠来

曹瑞敏

“水缸见底了。”祖母做午饭从缸里舀起最后一瓢水时，顺口说出了这句话。

刚从山上干活回来的父亲听进了心里，顶着大日头，担着扁担就出去挑水了，把祖母“晚上再挑也不晚”的话，用“咣当”关上的街门截成了两段儿。两铁桶的水担回来了，祖母把没说完的半句话补上去时，父亲正闷着头用扁担钩子勾起一桶水往缸里倒。终是让正午的日头晒得减了几分力气，桶沿儿碰上了缸沿儿，“咣啦”一声，缸沿儿碰掉了一大块儿，缸壁顺着碎处又向下裂开了一道缝儿，直裂到了缸的中部。祖母的话又被这突来的变故截去了一块儿。

缸不敢用了，缺着口儿立在房子正间的角落里寂寥着。家里就整天盼着铜匠能快点儿到村里来。

但是总是要等到过了农忙时节，铜匠才有闲下来的时间，村子里才响起他高声叫出的话音儿来，“铜——锅——铜——盆——啦——”，每个字都拖长了尾巴，扬起了高调儿，传出去很远。尽管这样，每一次来，他都要挑着担子走一遍村里的大街小巷，让那声音灌进每家的门里，然后找一个阴凉地儿，放下挑子，把挂在挑子上的小凳子放好，坐下，开始从箱子里拿工具。挑子两头的两个箱子简直就是百宝箱，它们各有两层抽屉，抽屉里面又有小格子，每个小格子里面都整齐地放着几样工具，再加上抽屉下面堆的、上面挂的，那些工具加起来有几十样之多。他翻看着、挑拣着，把最需要的几样拿出来，像铁丝、铜丝、钳子、锤子、金刚钻、毛刷子、白灰粉什么的，准备着要在这个村子里干一天的活儿。

这时候，大人、小孩儿都陆续地聚拢来，手里拿着破了洞的盆、漏了底儿的碗、铜的、铁的、陶的、瓷的……结实的、不结实的东西都有。那个年代生活拮据，每家也就那么几个生活的物件儿，盛水的、放汤的、和面的、洗脸的，少一样也没法过日子。一年磕磕碰碰地走过来，每天用的东西免不了锈蚀出了窟窿、跌打出了豁口，由于没有替代品，只能继续用。铜匠一来，各家就把那些缺牙漏口的老物件都给“招呼”出来了。

二奶奶家的陶土盆子早就裂了缝儿。铜匠把递过来的盆子端量了一眼，就用钳子夹断铁丝截成几小段儿，放在砧铁上用锤子砸扁两头儿，再拿钳子把扁的两头儿稍微弯一下，一个铜钉就做成了。然后，盆被放到了铜匠两腿之间铺好的白帆布上，铜匠用粗麻绳麻利地绑紧它，把铜钉放在缝隙处比量一下，就把金刚钻的钻头对准了裂缝边的一点，拉起了弓弦。

金刚钻在铜匠的手中轻轻抖动，像极了乐师的二胡拉响曲子的样子，不过曲调只是单纯的“嘶嘶”“嗞嗞”声，不仅没有乐声的动听，反而还有些刺耳。但村民是喜欢这种声音的，不仅喜欢听，还喜欢看着钻头所到之处，陶土盆子溢出一层土黄色粉末的样子，因为那意味着修复，意味着他们珍

惜的那些物品还可以再“重生”。他们赞叹铜匠的手艺。这种日常里被各家父母要求轻拿轻放、极易破碎的陶土盆，在铜匠的手中仿佛有了韧性。不一会儿工夫，裂缝的两边就排出了两列浅孔，有一定的深度，但并未钻透。铜匠把铜钉的两头放进了孔洞里，用锤子轻砸，那个盆就被箍紧了；用锉子轻锉，铜钉钉下的凸起处就被磨平了。铜匠做这一切驾轻就熟，把握着分寸和火候。围观的人可一直悬着心，生怕金刚钻钻深了，把盆子钻碎，又害怕锤子砸重了，把盆子砸坏。虽然村民都知道这一切的担心都是多余的，但就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忐忑。直到放在每个钻眼儿里的钉子都妥妥地钉进去，表面都细细地磨平了，村民才开始稍稍转移一下眼睛的关注点，悄悄地说几句闲话。

铜匠已经在做一件“作品”的扫尾工作了。他用水在钵里化了生石灰，把生石灰涂抹到每一个铜钉上，这时候那个盆的表面就像是补了一块白补丁，丑巴巴的样子。不过，二奶奶很高兴，她看着放在铜匠脚边自己的盆子，在等着石灰干透，刷掉掉灰、松开绑绳的时刻，那时二奶奶就可以继续用她的陶土盆子了。

一上午的时光，铜匠就在村中那棵大杨树下忙活。三婶家跌成三瓣儿的瓷碗又合成一体了，六个铜钉分布其上，像个艺术品，从拿到恢复完整的碗后，三婶的嘴就没合上，在人群里捧着碗翻来覆去地看着不肯回家。被老三爷爷视作宝贝、一直放在家里柜边上的碎了口儿的瓷花瓶，只钉了一个铜制的小铜钉就恢复了往日的风采，三奶奶又可以往里面插上做衣服的尺子、掸灰尘的鸡毛掸子了。还有小兵家放筷子的陶箸筒又可以放筷子了，丽英家漏水的脸盆也能盛水了……村里人家的十几件东西都可以再用了，而铜匠用自己的好手艺换来的只是零星的毛票，一个铜钉一毛钱，一个上午也就能挣块儿八毛的钱。不过钱能给够、或是实在给不够，他也不算计，好像只要能听到人们对他的手艺的赞叹就足够了似的，只管把自己的活儿干好。

父亲做完农活就等在人群里，看着那些物件在铜匠的手里变回完整，仿佛医生的手把脉、开药，让人恢复元气的过程一样，铜匠“医”好的是每一件破损的物品，给那些物品再被利用的机会，也给人们增加了继续过好生活的气力。父亲就那么站着、看着、叹着铜匠的好活计，直等到午饭时光到来，人们逐渐散去，剩下的物件被铜匠要求下午再来补的时候，才张开嘴跟人家说话，

央求人家到家里帮助铜那个破缸。“实在搬不动。”父亲说。铜匠也不问原因，只管收拾着挑子。“到家里来吃饭，孩子他妈都做好了，就等着你呢。”父亲满有把握地说着，好像明白人家一定肯帮忙似的，其实是看准了和他一样的农村人的朴实。果然，铜匠收拾整齐，就挑上挑子，跟上父亲进家来了。

为了请铜匠到家，祖母一大早就撵好了面条，母亲早就做好了漂着白肉和鸡蛋花的卤子，就等着人一进门就下面条了，那可是我们家里已经好久没吃到的纯白面的面条。

街门一响，“铜匠来了！”母亲喊了一声，我赶紧烧火，母亲就开始下面条，祖母就把打好的荷包蛋端上了桌。“来啦？”“来了。”主客互相打着招呼。铜匠在父亲的引导下，把挑子放在正屋里的破缸旁，瞅着破缸点了点头。父亲把他请到里间的桌子旁坐下，两盘炒菜早就准备好了，地瓜干白酒斟上，两个人边吃边说着庄稼的收成和村上的事情。等到“呼隆呼隆”两大碗面条下肚，铜匠就直接来到了我们家那口大缸前。

“这纹挺深！”他说着话就去拿工具。绑大缸费劲，吃完饭来我家的四叔也搭上手，几个大人一起把缸绑结实了。这次铜匠做出的是长的宽钉子，每一个钉子敲敲打打用了很长时间。做好后，先把水缸碰掉的那一块儿补上去，再用铜钉沿着裂缝缝合。这样，十六个钉子用上去，这缸就完好地立在那里了，那钉子排列的样子就像给大缸穿了一件背心，背心顶上绣了一朵花，挺好看的。“行啦，今天晚上把石灰擦干净，先放一些水进去润润，明天才能用。”铜匠嘱咐着，就收拾挑子要往外走了。祖母赶紧递过去两元钱，铜匠连连摆手：“饭都吃了，大白面条，上哪儿吃去，又喝酒，又吃菜，哪还用钱呀！”他说着，担子就挑起来，脚步也迈出门去了。“那也得歇歇脚再走呀！”母亲喊着。“咱农村人不讲究这个。”铜匠回应着。

铜匠又回到了杨树荫下，坐在小凳子上打了一会儿盹儿就被围过来的村民叫醒了，一下午他也没停下，就连村民拿来的钝了的菜刀、剪子都给磨锋利了。

暮色合起来的时候，铜匠把最后一个物件铜补好，才起身收拾自己的工具、装钱的袋子，袋子里也包括在他不经意间父亲偷偷放进去的两元钱。

“再来啊！”“好，再来。”铜匠和他的挑子踏着夜色走远，村庄也恢复到了令他铜补之后的熨帖中。



往事如昨

钓蛏子

王吉永

童年时，我在搬运工人子女小学读高小。这所学校离海很近，学校的北面隔着一条小马路就是芝罘湾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我们这帮男同学几乎都会赶海，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芝罘湾是个渔码头，烟台人都叫“北海沿”。由于年久淤积，这一带海水很浅，海底有一层厚厚的淤泥，淤泥中栖生着一大批黑皮蛤，烟台人称其为“紫泥蛤”。退潮时，来这里赶蛤的人很多。在芝罘湾东面从烟台山到第一海水浴场，烟台人称“东沙滩”。上世纪60年代末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大批飞蛤，在东沙滩扎根落户，一度多到“取之不尽，吃之不绝”的地步。

现在的北马路立交桥是后来修的，之前是公路、铁路平面交叉。通往芝罘岛的公路是南北走向，出入烟台的铁路则是东西走向，二者呈垂直相交之势。从相交处向北过了铁路不远就是大海，向西一直到原育苗场一带，烟台人称其为“西沙滩”。我上小学时，就听说西沙滩的蛏子很厚（很多的意思），便跃跃欲试。听说钓蛏子需要很高的技巧，在赶小海中属于“复杂劳动”，另外还需要一些专用工具。

我只知道在芝罘湾挖蛤很简单，也不用什么工具，只要有一块铁片就可以了。到东沙滩扎猛子赶飞蛤，有一个用小扣渔网做的网兜，挂在脖子上也就行了。但是钓蛏子的工具就不同了，三样工具缺一不可：蛏子钩、水镜、竹篓子。

俗话说“三分手艺，七分家什”，工具对钓蛏子来说尤为重要。一个晴朗的周日，我到西沙滩亲自考察，仔细研究那些“老把式”的工具，回家后就动手做起来。先把四块梯形木板钉在一起，下面镶一块40厘米见方的玻璃，然后用粘船灰把缝抹起来，一个水镜就做好了。把一根竹子削成前细后粗的形状，把蛏子钩固定在竹子的前面。后来，又在西马路杂品店买了一个竹篓子，工具就算是备齐了。

暑假，我拿着钓蛏子的工具直奔西沙滩。当把水镜放进海水中的时候，我惊奇地发现从水镜看海底竟是那么清晰：小偏口鱼利用它那浅黄的保护色，时而拍打着海底，时而蛰伏在沙中；螃蟹在水下时而停止不动，时而横向爬行；从水镜里看到两个连在一起的晶莹小孔，就是蛏子窝。每个小孔里有一个蛏子，但这些小孔并不都是垂直的，而是各有各的朝向。钓蛏子的技巧就在于，蛏子会本能地夹住蛏子钩，当蛏子正好挂在蛏子钩上时，要快速地提起蛏子钩。这样周而复始，赶一次海总会有三四公斤的收获。多年后，一项浩大的建港工程在西沙滩展开，我就再也没去过西沙滩了。



老物件中说胶东

本栏目由璜山书院特约刊登

地址：烟台市芝罘区毓西路121号
电话：0535-6684726（浩洋老师）